

新疆历史资料

第十四期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一九八三年七月

2.535

50

14

历史

PDG

前 言

这辑资料的内容有二：一，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沙俄对新疆地区的侵略，除了越边蚕食领土以外，主要地是在一八五一年俄国逼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伊犁通商章程》，攫取了在新疆的经济特权；二，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浩罕在新疆边地骚扰，制造事端，特别在清朝政府平定张格尔叛乱以后，怂恿和支持和卓后裔重返新疆发动叛乱，妄图实现其霸占新疆南部地区的野心。不管是沙俄侵略者，抑或是浩罕入侵者，都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抵抗，而清朝政府正是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才得以粉碎了入侵者的阴谋。

在选编过程中，主要使用的资料有《清实录（宣宗和文宗）》、《清代外交史料》、《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俄〕A·H·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由于这些资料都是出自统治者之手，其中有不少观点上的错误以及对兄弟民族的蔑称，引用时均需注意选择。

本辑由蔡颖选编，同时得到了黄咸阳同志在技术上的帮助。由于编者水平不高，肯定会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七月

目 录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沙俄侵略者擅入我境胡作非为	(1)
严禁外人贩运鸦片烟土进入新疆地区	(14)
一八五一年《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的签订	(18)
一八五五年塔城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火烧沙 俄在塔城的贸易圈	(32)
五、十九世纪中叶浩罕的入侵及其支持和卓的叛乱	(69)

一、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沙俄侵略者擅入我境胡作非为

1、伊犁将军庆祥奏俄罗斯人私入边界建房候旨遵办摺

道光五年九月初十日

(一八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奴才庆祥跪奏：

为据稟俄罗斯人私入边界建房，恭摺具奏请旨仰祈圣鉴事。窃奴才前风闻俄罗斯有于边外筑城之事，因在边疆以外，无庸过问。故每逢秋季领队大臣巡查哈萨克边界时，嘱其密行查访。去秋边内安静无事，曾经奏蒙圣鉴在案。今秋七月，领队大臣乌凌阿巡〔查〕哈萨克边界，亦嘱其密行查访。嗣于九月初五日（十月十六日）因回疆咨调官兵，筹及领兵大员。奴才即札行卡伦，令乌凌阿进卡以后，先行回城。乌凌阿于初十日旋回。面禀哈萨克俱各安居乐业，惟于八月二十六日（十月七日）行至哈喇塔拉地方，离卡伦仅四百余里，见有土房十间。询据哈萨克台吉图鲁克称：系六、七月间，有俄罗斯属下头人布尔昆德克带兵三百名来此建盖，因闻天朝查边官兵出卡，旋去无踪，冬季仍来办料，明岁筑城种地，为屯兵之所等语。乌凌阿查系住房、马棚，并有草堆外，此〔外〕无人可询。行至毕〔济〕地方，据哈萨克公阿布拉来见，稟同前情，并称俄罗斯来时，传伊三次始往见其头人。据述其汗赏给腰刀、金钱等物，因哈萨克本其旧属，今来收取租赋，择哈喇塔拉水草好处筑城种地，就近管收。阿布拉以世受大皇帝厚恩，此系大皇帝境界之内，未便侵占为词，而俄罗斯头人置之不理，伊亦无可如何。察阿布拉之意尚属恭顺，不过畏俄罗斯强盛，不敢与较。此领队大臣乌凌阿面禀查边之实在情形也。其租马仍照例收取，俟协领等带兵回城，另摺奏闻外，伏查俄罗斯为外夷一大部落，与我朝百余年来仅通贸易，乃近年颇行骄悍，霸取哈萨克牲畜租赋。而哈萨克归顺我朝已六十余载，今俄罗斯竟敢借收管哈萨克为名，于天朝边界之内先盖房间，意欲筑城种地，其心诚不可问。以天威所至，悉皆慑服，奴才无难拣派弁兵毁其房屋。然究在卡伦以外，且恐其头人所为，或非俄罗斯察罕汗所使，均未可知，未便冒昧，致生边衅，理合请旨飭下理藩院转飭萨纳特衙门，询问是否其察罕汗令我朝边界之内建盖房间，无则惩治其头人，有亦当令其拆毁，谕以理势，内外相安。否则，嗣后秋令巡查边疆，收取租马，均属窒碍难行，于地方大有关系。向例查边至勒布什河止。勒布什河外五百里，始为爱古斯河边界。勒布什内七百余里，为哈喇塔拉，离博洛霍济尔卡伦，仅四百余里，彼处断难令其侵占。奴才拟俟奉旨后，于明岁三月冻解草生之时，选派晓事员弁前往哈喇塔拉，相其情形妥为办理。现即谕知哈萨克公阿布拉随时稟报，倘或今冬俄罗斯复有私入边界之事，似宜派员先行晓谕。奴才仍严飭各卡伦兵丁留心稽查，无许哈萨克有私人情事，以安边

微。谨奏。道光五年九月初十日。

道光五年十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2、谕军机大臣已由理藩院行文萨纳特衙门俟其回覆再行相机妥办

道光五年（1825年）十月己未

又谕（军机大臣等）。庆祥奏：俄罗斯私入边界建房，请飭查询一摺。俄罗斯素形骄悍，今于哈喇塔拉地方，私盖房间，霸取哈萨克牲畜租赋。现据阿布拉禀称，往见其头人，传述察罕汗赏给物件，欲择哈喇塔拉水草好处筑城种地收租，是否系其属下头人所为，抑系该察罕汗教会所致？自应查核明确再行办理。现已由理藩院行文萨纳特衙门查询，俟其如何回覆，再行谕知该将军相机妥办。此时边防紧要，该将军务当严飭卡伦员弁兵丁加意防守，勿致稍有疏虞。并晓谕哈萨克阿布拉，以伊素称恭顺。现已行文俄罗斯查询建房情由，以凭核办。该众哈萨克，勿得因有此事，籍辞擅入卡伦，该将军一面剴切晓谕，一面飭知该卡伦一体防范，无许阑入，以靖边圉。将此谕令知之。

《清实录（宣宗）》卷90页11下——12上）

3、军机处寄伊犁将军长龄等俄罗斯人越界建房之事 仍照前旨由理藩院行文查询俟其如何回复再行斟酌办理上谕

道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八二六年一月二十日）

兹据庆祥奏，哈喇塔拉系我朝厘定疆界立有鄂博地方，距俄罗斯境界甚远，今竟越哈萨克境数千里至哈喇塔拉地方盖房，若不行禁止，将来渐侵及卡伦，于地方大有关系，并将原奉谕旨议复奏摺及舆图摘绘图说呈阅。是该处既不与俄罗斯毗连亦非哈萨克境内，确有所据，自应仍照前旨，由理藩院行文查询，俟其如何回复，再行斟酌办理。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4、理藩院咨俄罗斯萨那特衙门查询越界建房一事文稿

道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八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军机处改拟

大清国理藩院为遵旨查询边界建房情由咨行转飭遵照事：

本年十月初六日（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据伊犁将军庆祥奏称：领队大臣

乌凌阿巡查哈萨克边界，行至哈喇塔拉地方，离卡伦仅四百里，见有土房十间。询据哈萨克台吉图鲁克称：系六、七月间，有俄罗斯属下头人布尔昆德克带兵三百名来此建盖，因闻天朝查边官出卡，旋去无纵等因。奉旨交理藩院查询具奏。钦此。钦遵到院，本院照得我朝与俄罗斯交通贸易历年所。迨乾隆五十七年复与该国立定条约，互市如初，各守边圉，世相和好，数十年来，毫无侵越。今俄罗斯于我朝立有鄂博界内建盖房间，不知何故？我朝自平定准噶尔后厘定疆界，凡受古斯、勒布什，哈喇塔拉均立有鄂博。乾隆二十二年，哈萨克称臣内附，曾经大皇帝垂念伊等迁徙之劳，无以为生，将博罗霍济尔、崆郭罗鄂伦卡伦外千余里之地赏给哈萨克游牧，哈喇塔拉即在其内。是哈萨克游牧之地皆我朝疆土，舆图所载甚明。今俄罗斯于哈喇塔拉地方盖房侵占，必致哈萨克生计维艰，有决我朝字小之义，即有关尔国越界之嫌。惟边疆距俄罗斯国都遥远，自系边界头人不遵旧章，妄行侵犯。察罕汗谅不知情。天朝法律森严，守边将士断不敢显违禁令妄侵疆土。设若哈萨克人等亦效尔属下所为，于尔界址内私行散放游牧，尔之守边官亦岂有不与申论之理？特此行知萨那特衙门，即询问尔国属下头人因何擅越边界建盖房间？此处距我卡伦仅四百里，断难令其侵占。应即飭令尔国守边头目速行折毁，仍将办理缘由复知，庶不失两国百余年通好之谊，为此知照。（十二月十四日递下交满件缮清同递，满件将清文交内阁，十五日改递。另存档）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5、俄罗斯咨复在哈萨克界内建房一事文

道光六年六月十三日

（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七日）到

准俄罗斯萨那特衙门咨：

道光五年十二月（一八二六年一月）准大清国理藩院来文，内称：为在哈萨克界内建盖土房一事，当即呈明本国王。奉谕：理藩院来文，言词和睦，实为两国通好；所称筑房等事，尔等自当查明妥协办理。奉此。

查哈萨克部落人数众多，应归何国统属？从前定立条约并未议及。后哈萨克等因结仇争斗、往返贸易，前来我国求兵相助。我国王尹匹叶喇托尔因其出于至诚，允其所请，晓谕驻扎西比尔地方大臣：嗣后哈萨克等如再有所求，即酌量办理，务使哈萨克永享太平，两国贸易民人均有照应等谕在案。上年哈萨克等复又遣人前来求兵资助，是以本国驻边大臣曾经遵谕派兵前赴该处，后因应办事件完毕，旋〔即〕撤回。至该兵丁等有无在哈萨克界内建盖房间，并未呈明国王；即兵丁等建盖土房数间，自系因当时暂避风雨起见，谅不日亦〔必〕坍塌。现已札知驻边大臣，令其详加察看。俟咨复到日，如有可疑之处，即行停止。今大清国既因两国和好，遵守约条，我国守护边界即与贵大臣无异，此言实系万真。且奉我国王尹匹叶喇托尔谕：曾奉祖父遗命，两国和好，遵守约条，以图永久，何敢违悖？祈将此情转奏大皇帝。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6、军机处寄伊犁将军长龄俄罗斯人越界建房之事
该国已咨复理藩院著于秋间派员赴哈萨克收取马税之便
将咨查原委告谕公阿布拉并谕嗣后不得妄禀上谕

道光六年六月十三日
(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七日)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伊犁将军长：道光六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谕：前因俄罗斯在哈喇塔拉地方盖房一事，檄谕该国萨纳特衙门查询。兹据咨复理藩院文称：哈萨克人数众多，应归何国统属，从前定立条约并未议及。因哈萨克前往贸易，屡次向其求兵资助，曾谕伊驻边大臣酌量办理。上年派兵赴该处，事毕旋即撤回，有无在哈萨克界内建盖房间并未呈明，即或兵丁等建盖土房数间，自系为暂避风雨起见，此时谅必坍塌，现已札知驻边大臣，令其详察停止等语。

著长龄于秋间派员收取哈萨克马税之便，即向哈萨克公阿布拉，将俄罗斯咨查建房原委详细告谕，如所盖土房尚未坍塌，令即时拆毁。并剴切晓谕：以哈萨克自臣服我朝以来，向只准在爱古斯河以外游牧，嗣蒙恩赏借卡伦外千余里之地令其住牧，仍在我鄂博以内，该部落自当慎守藩篱，静安生计。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7、伊犁将军长龄奏巡查哈萨克边境安谧并俄罗斯人自去岁盖房以后实未再来摺

道光六年八月十九日
(一八二六年九月二十日)

奴才长龄跪奏：

为巡查哈萨克边界旋回情形恭摺奏闻仰祈圣鉴事。窃奴才前于七月十四日（八月十七日）派领队大臣恩绪、协领都克津泰带兵三百名，照例前往哈萨克边境巡查，并将俄罗斯回文缘由，遵旨令恩绪传谕哈萨克公阿布拉等情，附片具奏在案。兹于本月十九日，据恩绪、都克津泰旋回禀称：此次巡查哈萨克边界直至勒布什地方，与塔尔巴哈台所派官兵会哨，经过哈喇塔拉，查明所查房间实系哈萨克等勾来贸易俄罗斯数人栖避风雨，仅止土房十间，现在业已坍塌过半。当将所存残毁基址概行拆去，并经密查，自去秋盖房以后，俄罗斯实未再来，哈萨克境内亦极安静。

道光六年九月初十日（一八二六年十月十日）奉硃批：另有旨。钦此。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8、谕军机大臣著库伦办事大臣转飭俄国无任洋人出外滋扰

道光二十年九月丁未（1840 10 15）

谕军机大臣等。固庆奏：俄罗斯洋人越入卡伦，妥为劝谕令其归回等语。此次俄

罗斯洋人达噶玛勒萨满等所属男妇大小一百二十余人，越入科布多卡伦，声称伊国差重法严，逃出偷生。该大臣等晓谕盟长等，令其折回本国，所见甚是。外人逃入卡伦，断不可因其恳乞收留，愿作仆役，遂尔私容潜住。惟洋人等被难偷生，一味严行驱逐，或致激成事端。现已逃入巴里坤界内，著阿精阿妥为办理。如折回科布多，即著固庆等照依此次办理章程，派员护送出卡，令其归国，并谕知该管官妥为安置，各归游牧；倘由巴里坤潜入哈密、古城、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伊犁等处，即著该将军都统大臣等，一体晓谕，令其归国，固不许私留潜住，亦不可强逐滋事，是为至要。并著库伦办事大臣转飭该国，严禁伊等西路一带卡伦，无任洋人出外滋扰。将此各谕令知之。

《清实录（宣宗）》卷339页23上—24上）

9、遵查俄罗斯逃逸之人劝谕归国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甲寅（1840 12 21）

乌鲁木齐都统惠吉奏：遵查俄罗斯逃逸之人，劝谕归国，得旨。如入本境，妥为料理，切不可另滋事端。

《清实录（宣宗）》卷341页37下）

10、谕内阁著固庆派拨官兵在交界地方护送俄人回国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癸丑（1841 2 18）

谕内阁。惠吉奏：护送俄罗斯洋人回国，酌量情形办理一折。俄罗斯洋人，潜入哈密境内，自应于春融时护送回国。著照该都统所请，令其仍由原路行走。现在巴里坤预备官兵，接替护送，即由巴里坤迤北送出卡伦，径入科布多地界。著固庆派拨官兵，在交界地方迎候，并派通晓该国言语之人，护送回国。

《清实录（宣宗）》卷345页20下—21上）

11、谕军机大臣俄人越界著照所议办理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壬子（1841 4 18）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俄罗斯逃难洋人，越入哈密卡伦，并诉称天寒雪大，山路难行，恳俟开春折回等语。当降旨令德全妥为安置，俟春融后护送归国。兹据奏称：已于二月二十八日，将该洋人等并马匹什物，派员护送至巴里坤交界之马王庙，交付该处委员等接收转送。所有去冬赏给洋人皮衣口粮，即著照所议办理，免其咨部核销。

（《清实录（宣宗）》卷349页20）

12、谕军机大臣妥为劝谕俄人速令折回毋任滋生事端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庚辰（1841 5 16）

又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固庆等奏：接准乌鲁木齐咨称，派员弹压俄罗斯洋人，至科布多交界接替，洋人不听安慰，逃至土尔扈特所属鄂什克地方牧放牲畜等情。已由该大臣改从台站护送，并异地散处，相机酌办。有旨命该大臣等妥为护送，速飭归国矣。现在俄人等是否逗留鄂什克地方？有无滋扰情事？著惠吉确查具奏。仍著淳飭所属，妥为劝谕，速令折回，毋任滋生事端为要。将此谕令知之。寻奏：现移咨科布多参赞大臣，飭查该夷人如尚在鄂什克地方游牧，应即由该大臣就近劝谕回国。报闻。

（《清实录（宣宗）》卷350页24）

13、谕军机大臣著理藩院行知该国萨纳特衙门将俄罗斯头人即日撤回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甲申（1849 12 4）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萨迎阿等奏：俄罗斯头人私入边界阻拦查边道路。查照道光五年成案，请飭理藩院行文开导等语。所见是。现已交理藩院按照所奏事宜，酌拟咨文，行知该国萨纳特衙门。谅必转飭遵照，将哈萨克边外带兵头人，即日撤回矣。惟此时该头人巴兰等，尚在库库鄂罗木河西一带游奕，该将军惟当淳飭领队协领等，持以镇静，密加防范，仍一面勤加操演。严飭卡伦官兵，尽心防守，俾免疏虞。慎勿轻举妄动，致启衅端。谅该将军必能权其轻重，相机妥办也。理藩院咨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清实录（宣宗）》卷473页12下—13上）

14、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奏俄夷偷窃马匹案犯拏获拟与俄夷质讯摺

道光三十年庚戌八月庚午（十一日）

公元一八五〇年九月十六日

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奏：

查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科布多参赞大臣瑞元咨称，俄夷特凌格特六人将领催朱布太捆绑，夺去马匹、衣服等物。嗣据俄夷巴拉西声称，伊等并未偷窃马匹，系卡伦侍卫金齐贤串通通事诬送为窃，适被朱布太听见呈控。此案应与俄夷会同审办，是以本大臣奏明将卡伦侍卫金齐贤及案内人证解送库伦等因，咨行前来。奴才当即请旨将金齐贤革职，会同俄夷讯办。惟屡次行文，该夷一味支吾，并未咨复，金齐贤已于上年病故。人证在库守候二载有余，清旨可否送回各该处守候。当奉谕旨，

金齐贤所委之通事珠盖，事主朱布太、章京呢玛特等即著解回科布多，暂在游牧守候，俟固毕尔那托尔咨复到时，由德勒克多尔济提集，派员赴恰克图会同审办等因。欽此。

兹据俄夷固毕尔那托尔咨称，孛获夺取马匹之犯特凌格特等解送额尔口城。惟据供称，并无夺取马匹之事、迹近可疑。现拟于七月下旬赴恰克图会同质讯等语。

查科布多、塔尔巴哈台距库伦穹远。该夷定于七月下旬即抵库伦，应将案犯迅速提集，核计往返程途，另拟日期，知照该酋。现在飞咨各该处，飭令官兵于七月初一日有前，将人犯全行解到，以备质讯，并咨行俄酋，因尔国贼犯二年之久未经弋获。所恰案内人犯，各回本处守候，临时恐难赶到，俟将人犯解到时派部院章京札克丹等偕恰克图章京赛音博勒格图，于本年十月二十日，会同俄罗斯委员审讯，照例拟结。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 页36—37）

15、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等奏俄夷在唐努乌梁海 越界抢夺羊只并砍死佐领摺（附谕旨）

道光三十年庚戌八月甲申（二十五日）

〔公元一八五〇年九月三十日〕

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等奏：

〔为请旨事，窃于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据管理索果克卡伦侍卫明兴、协理台吉都噶尔札布等呈报〕，据阿勒坦诺尔乌梁海总管蒙古勒报称，本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唐努乌梁海交界〕齐斯大坝地方越入四十余名〔俄罗斯逃脱之人，携带器械，在本游牧地界楚鲁什拜地方居住〕，〔抢〕去〔雅巴什克等〕羊只宰吃。当经〔本旗〕佐领哈勒察克〔闻知〕，带同领催〔纳噶什等〕前去，告以不〔许〕抢夺〔牲畜〕，〔劝其折回本国〕。该〔逃脱人等〕车辄恃强用〔腰〕刀将佐领〔哈勒察克〕砍伤身死，复将〔哈勒察克等〕所骑〔连鞍〕马〔四匹、鸟枪〕等物抢去，〔于七月初一日向西俄罗斯游牧内逃去〕。经总管蒙古勒〔差派骁骑校哈塔玛尔带同已死佐领哈勒察克之子苏木纳克等前往〕管理俄罗斯雅什达喇城官员〔乌斯巴拉纳克〕处通知。据称，前〔项〕逃〔脱之〕人，在觅曼地方缉拏时伤毙数名，孛获数名〔现在监禁〕。〔续于十月间，该旗领催噶朗齐等前往俄罗斯雅什达喇城官员处送交皮张〕。据〔俄罗斯声〕称，〔你们旗下之人被我们逃脱人等〕抢去马四〔鞍鞍〕等物现在此处存放，令失主〔前来〕认领等语。据情转报前来。

〔于本年山雪消化后，经奴才慧成差派委著笔帖式保全带同许作〕前往〔该游牧，会同总管蒙古勒等〕相验〔去后〕。〔旋据保全稟称，遵飭会同总管蒙古勒眼同尸亲人等验得〕哈勒察克〔实〕系因〔刀砍〕伤致毙；〔保全复亲加验看无异，取具许作验单甘结并尸亲人等甘结，并讯据前往俄罗斯雅什达喇城官员处通知此案之骁骑校哈塔玛尔及尸亲苏木纳克等所供情由与该总管蒙古勒从前所报均属相符等情取供稟报前来。奴才等查此案砍死佐领哈勒察克之俄罗斯凶犯既经俄罗斯雅什达喇城官员处拿获监禁，自应行文该国王就近照例办理完结，除将验单甘结咨送刑部、理藩院查照

外，相〕应请〔旨〕飭下库伦办事大臣〔转〕行俄罗斯国照例核办。〔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谕军机大臣等：

慧成、额勒亨额奏，本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唐努乌梁海交界齐斯大坝地方，越入四十余名俄罗斯逃脱之人，携带器械，抢夺羊只并将佐领哈勒察克砍伤身死，夺〔去〕枪、马等物逃走。经总管派员通知管理俄罗斯雅什达喇城官员乌〔斯〕巴拉纳克，据称，逃脱之人伤毙数名，拿获数名现在监禁等语。此案砍死佐领哈勒察克之俄罗斯凶犯，既经俄罗斯雅什达喇城官员处拿获监禁，著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玉明迅即转行俄罗斯国照例核办，余著照所拟办理，原摺著钞给德勒克多尔济、玉明阅看。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页44—45）

16、谕军机大臣俄罗斯人越界行凶著即转行俄罗斯国照例核办

道光三十年八月甲申（1850 9 30）

又谕（军机大臣等）。慧成、额勒亨额奏：本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唐努乌梁海交界齐斯大坝地方，越入四十余名俄罗斯逃脱之人，携带器械、抢夺羊只，并将佐领哈勒察克砍伤身死，夺去枪马等物逃走。经总管派员、通知管理俄罗斯雅什达喇城官员乌斯巴拉纳克、据称逃脱之人伤毙数名，拿获数名，现在监禁等语。此案砍死佐领哈勒察克之俄罗斯凶犯，既经俄罗斯雅什达喇城官员处拿获监禁，著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玉明，迅即转行俄罗斯国，照例核办。原折著钞给德勒克多尔济、玉明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清实录（文宗）》 卷16页8下—9下

17、谕军机大臣著萨迎阿等随时密防边界相机妥办

道光三十年九月壬辰（1850 10 8）

又谕（军机大臣等）。上年俄罗斯头人私入边界，阻拦查边道路。当由理藩院咨文，行知该国，并将咨文钞给萨迎阿等阅看。现据该国萨纳特衙门咨复：称接奉咨行后，当即札交总理迤西锡毕尔边界之官，令其查明回报。俟该处查来，再行咨复，并称必不至因此事有伤和好等语。所有萨纳特原文，著钞给萨迎阿等阅看。现在哈萨克边外，该国带兵头人是否业已撤回？该将军等仍当随时密防，相机妥办。俟库伦接有续到咨复，再行饬知查照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

《清实录（文宗）》卷17页6）

18、伦库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奏俄夷砍毙佐领夺去枪马等情摺

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辛未（十四日）

〔公元一八五一年元月十五日〕

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奏：

前因俄夷四十余名闯入科布多之乌梁海游牧，砍毙佐领哈勒察克、夺去枪、马等物逃走一案已行文固毕尔那托尔并令将戕毙兵丁逃走之俄罗斯三人一并严拿申办矣。

昨据科布多参赞大臣来文内称，于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有俄夷三十七人身带器械，歇宿游牧。越日，有俄夷三人来见共四十人，夺食牛羊，抢取鞍马，砍毙佐领等语。

惟查前次来文内未曾声明三十七人歇宿；又有三人来见夺去牛羊之语。窃以此项夷人恐即系戕毙佐领逃走之犯。惟前次行文该国时，此等并未提及，恐该夷借口不办，相应再行咨照，谨将拟出文底呈览。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页40）

19、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奏已咨行俄夷 查办砍毙卡兵一案摺（附俄罗斯咨文）

咸丰元年辛亥正月辛亥（二十四日）

〔公元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奏：

接据俄酋文称，砍毙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章京哈勒察克夷人并非所属，已转行西北省固毕尔那托尔严拿解恰并提及前年夷人入境砍毙卡兵脱逃，嗣后如有在交界滋事，迅即知照等语。

查上年俄夷越境砍毙卡兵，当经奏明行令该夷查拿。嗣经乌里雅苏台将军咨称有俄夷三十六名经过唐努乌梁海等处，宰食牛马，向阿勒坦诺尔行去。而慧成并未将该夷曾否入境及有无滋事之处咨行前来，经奴才咨查，始据文称，砍毙章京哈勒察克一案应行文俄夷等语。奴才即于行文该夷内将砍毙卡兵夷人三名一并查拿一节奏明叙入在案。兹据夷酋文称已转行西北省固毕尔那托尔查拿，应俟该酋咨复到日再行严办，惟此次该酋来文，提及此案当时并未接奉行知等语，现在若不咨复该夷，恐俄酋借端不为查拿，相应备文咨行该酋。

△德勒克多尔济等又奏：

兹据俄酋遣使送到该国萨纳特衙门咨行理藩院公文求为转递，除将此次咨文照旧呈览外并缮写复文面交来使，照例赏给缎匹等物遣同。

△俄罗斯咨文

为咨行大清国理藩院事。前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接据贵国文书之时，已将敕国一千八百五十年贵国咨来文书遵行，当交西边西毕尔总理边疆官员详细查明知照在案。兹据本国西边西毕尔总理边疆官员禀称，贵国边疆大臣由库勒札派官一员前赴库克苏河与敝国领队官员会面，将伊等善为看待并告称该处哈萨克屡次偷窃贵国所属许多马匹，因查访方至彼处等语。敝领队官员在哈萨克部落地方查出共马一百零五匹，驼六只。派委本国所属哈萨克素勒坦一人解赴库勒札。素勒坦到库勒札交明呈报在案。再该哈萨克地方因系敝国所属，故将伊等抚驭。

因向有强暴夷人奇坡察克塔什克呢特将哈萨克欺压，勒纳地租，该哈萨克再三恳求敕国在彼处设立营寨，派出兵卫驻扎彼处保护伊等，以备强暴。故敕国照依所请，于廓帕勒地方设立营寨，从此永息争端，边疆安静，商贩往来由草地行走亦免惊惧之虞。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页2—3)

20、谕萨军机大臣等著奕山等查明俄夷代寻马驼一事

咸丰元年辛亥二月辛未(十四日)

[公元一八五一年三月十六日]

谕军机大臣等：

前因俄罗斯头人私入边界阻拦查边道路，当由理藩院行查该国。旋据萨纳特衙门复称，奉到咨行已割交边界官，俟其查明再复。兹又接据该国萨纳特衙门咨理藩院文称，上年伊犁官员在库克乌苏河与该国夷人会遇时，告以哈萨克时常偷窃马匹。经该头人代为寻获马一百五四，驼六只，令哈萨克素勒坦送交伊犁官员，[领有收到回头]，并称因哈萨克本系该国所属，伊等偷窃牲畜自应查寻[缴]还等语。

查上年萨迎阿、奕山奏，俄罗斯私入边界情形并两次复奏均未向俄罗斯索取哈萨克偷去牲畜之说，何以该国来文以此借口？且称令素勒坦送到。领有回头又似确有其事。俄罗斯入边在道光二十九年八月(一八四九年九月)，是时适有哈萨克贼犯抢马一案。所奏访获情节，数目不甚相符，是否即系此事？原奏系据佐领富珠尔泰禀报。核佐领与该头人巴兰会晤时有无向其私愿代寻马驼情事？收到回头何人所给？著奕山、布彦泰即行逐细访查明确据实具奏，不准稍有隐饰迴护。

现在该头人等是否尚在哈喇塔拉迤北距卡伦六百里外地方居住？上届两年应收哈萨克马租曾否收取？又该国请赴伊犁商议贸易一节果否遣人前来一并复奏。事关外夷边界，必应慎重核实办理，一俟该将军等奏到，再由理藩院备文饬知。所有萨纳特来文，并译出汉清文二件，均著钞给阅看。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页12)

21、科布多参赞大臣色克通额奏俄夷进卡索欠遗失马匹

请飭库伦办事大臣惩办摺(附谕旨)

咸丰二年壬子四月丁酉(十七日)

(公元一八五二年六月四日)

科布多参赞大臣色克通额奏：

住卡官兵与俄夷一同越边，骗买俄夷鹿茸，因索欠债等候，以致在卡将马失去。应咨库伦，会同俄国夷官严行惩办。

先是卡伦侍卫等报称，俄夷塔塔哩巴拜来卡禀称，因卡官巴勒锦等賒买鹿茸，前来索欠，而巴勒锦等均未在卡，等至五日始行回来。欠债虽清，而所骑之马失去等语。

查该卡伦系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之处。人证又系乌里雅苏台所属，自应会办。曾由卡伦侍卫等呈报乌里雅苏台将军在案。今据将军奕格咨称，应由科布多就近派员前赴卡伦，遵照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会同议定章程办理等语。咨行前来。

查科布多从未会同俄夷办理案件，亦无通晓俄语之人。应飭库伦大臣会同俄罗斯夷酋审办。卡伦侍卫等原报蒙古字抄录二份，咨送库伦及理藩院。其失察各官俟拟结时另行具奏。案内人证派员解送库伦，以备审办。

△谕军机大臣等：

色克通额奏，俄夷进卡索欠遗失马匹一案，请飭库伦办事大臣严行惩办一摺。所有案内之委章京巴勒晋等十七名，并知情故纵之卡伦协理台吉绰依札布等二员，著由该旗派员解赴库伦，听候审办。越境之俄罗斯塔塔哩等二名，著解至交界地方，会同该国办理。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 页22—23）

22、伊犁将军奕山等奏俄罗斯头人阻拦查边佐领富珠尔泰 未向俄夷私恩代寻马匹摺（附谕旨）

咸丰元年辛亥六月丙子（二十一日）

（公元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九日）

伊犁将军奕山参赞大臣布彦泰奏：

佐领富珠尔泰经查边领队大臣派赴海呼尔，行至库库〔鄂〕罗木河，被俄罗斯头人巴兰阻路，询以何往？富珠尔泰答以年例巡查边界，巴兰仍复拦阻。富珠尔泰因说〔我们过河西一带〕不但查边换牌，更有哈萨克贼〔匪〕屡次偷窃察哈尔爱曼马驼，〔我们〕要〔过〕去访拿。在〔富珠尔泰〕之意不过借此为过河之计，而巴兰答云：就是哈萨克偷窃马驼，你们亦不必过去，〔我们与你访拿，富珠尔泰当说不用你们访拿，我们自能向哈萨克寻找。巴兰说〕你们不必过去，须候我禀知上司，准你们过〕去〕〔我〕才敢放你〔们〕过〔河〕。该员问几日可得回信？巴兰答以〔十数〕日。该员见夷人甚是执拗，且又未便候其回信，即差人回至领队扎营处禀报。该领队因不能久住，又恐肇起衅端，遂〔差人〕将富珠尔泰唤回。

该〔佐领回至营盘〕，即将问答之言详述，实无恳祈代为找寻，亦无收马给与回头之事。〔因〕彼时以为两相争论之言，无关紧要，故禀内来及冗叙，是以未经入奏。兹据佐领等均称实未给与回头。如有隐饰，愿具认治重罪切结。正在查办间，俄罗斯遣来伊犁会议通商使臣，先差〔阿都坦布鲁奇克〕、〔斯聂索里叶福〕费信前来，〔于五月初九日（六月八日）行抵伊犁。〕〔奴才等〕面见来夷，询其使臣何日可到，据称约在六月半间。〔看其〕来使〔颇知道理〕极为顺恭，〔奴才等〕加以筵宴赏赉，甚为欣服欢感。

谕军机大臣等：

据奕山、布彦泰奏，查明佐领富珠尔泰并向俄罗斯嘱其代寻马匹，亦无收马给与回头之事。其巴桑失马一案，亦与该国来文数目不符，并将近来收哈萨克马租等情详

细陈明，览奏均悉。

现在俄罗斯遣使已抵伊犁会议通商。此事最关紧要，该将军等给与该夷信稿甚属妥协，仍著遵照节次谕旨熟筹妥议，总期经久无弊，毋致遗患将来。至该夷饰词代寻马驼情节即经查明，仍须慎密，勿令该夷心生猜疑。是为至要。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 页37—38）

23、乌鲁木齐都统倭什琿布奏俄夷十五名入境贸易已飭令回国摺

咸丰八年戊午九月壬午（初十日）

（公元一八五八年十月十六日）

乌鲁木齐都统倭什琿布奏：

准吐鲁番领队大臣伊车苏咨称，有俄罗斯男女十五名，由巴里坤、哈密贸易，行至吐鲁番地方。随带骑马二十九匹，鸟枪十杆，皮包十二个。言语不通，内有一人略知回语，随用回语询问。据称，来此贸易，所说亦不甚明白。当经派委员佐领图明阿等护送前来，旋据图明阿来城面禀，该夷行至柴窝铺，离乌鲁木齐九十里处所不肯前进等语。即派员带同回务通事前往查询，并赏给该夷羊只等物。夷人等执意不愿前往，复又再四开导，声称情愿由山路游收自己回去等情。

查该夷均属安静，不致滋事，所称贸易似是真情，应即飭令回国，以免别生枝节，业已派员护送出境。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页26）

24、扎拉芬泰等又奏乌鲁木齐解到俄夷三名已交匡苏勒官领回片

咸丰八年戊午十一月丙戌（十五日）

（公元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扎拉芬泰等又奏：

接准乌鲁木齐解到俄罗斯夷人三名，随带骑马三四、鸟枪一杆，咨请查办前来。随飭协领哈布齐贤等协同俄夷匡苏勒官，将该夷人等因何私行越界，公同查讯。

旋据讯明，该夷人等委因躲避差徭，由该国地方私自逃出，现交该匡苏勒官领回收管，暂行安插圈所，遇便带归该国。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3页7—8）

25、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谊奏俄官请收回喀涌苏地方盖房之中国贫民摺

咸丰九年乙未八月丙寅（二十九日）

（公元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谊奏：

匡苏勒官欲〔求〕进城谒见，又称呈递夷字一件，当令用清汉〔文〕译出，内示彼来时，路上见喀通苏地方有中国贫民百余人在彼开荒，建盖庄房十余座。若生事端，恐与两国不便，所请收回等因。

随令〔营务处〕委协领奇车布等查明喀通苏地方究在何处。嗣据禀查，在巴克图卡伦之外，边境之内，土名二道河身，离城约有百余里，系内附哈萨克游牧之处，并非俄夷境内，即派委该协领添笔帖式哲伦前往查办。一面〔于二十二日（八月二十日）〕令该匡苏勒官来署接见。

该夷〔谈〕及前递夷字，请将贫民收回，我已将此事禀知我国〔西毕尔衙门〕了，将来如何办法？请给一回字等语。当即答以两国穷民私逃出境，事所难免，即如上年，你国〔于七、八月间，有两起〕穷人来以〔我们〕乌鲁木齐、土鲁番内地，携带军器，〔驮带毡房〕，在彼游牧；〔经〕我们派官将穷人由伊犁将军送回你国〔你岂不知？〕今既我国〔有穷〕民逃出，若偷越你们境内，还须知照你国查送回来。若在我国境内，是我国自己应办之事，断不能听其私往卡外，必即查办收回，随后给你回字，〔只管放心〕。该酋辞塞〔礼成〕而退。

嗣经奇车布等禀报，二道河身地方查有民人王文兴等九名在彼垦种。当将该民等提讯，据供：民等原系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本城南湖认垦户民，因去冬〔卡内〕雪小，今春渠水不旺，诚恐秋收无望，额课难交。〔当经〕公同呈恳厅官移挪课地。经厅官〔飭〕令将旧〔地〕欠〔课〕交齐，再行听候详情批示遵行；户民等因时已交夏恐误耕种，是以沿流上溯，由僻径至二道河身。〔见水源旺盛〕，〔随〕各出资拉运农具，雇觅贫民〔于四月间〕犁地下种；随盖土房窝〔铺〕九处，以便栖止。前〔经〕呈恳移地，未奉批准，辄来此处试垦，实因迫于地课，冒昧无知，情甘认罪等情。〔奇车布随即亲自回城请示遵办。〕伏思该民户等移垦之地虽不在该夷境内，辄敢私出卡外试种，实属胆大。与哈萨克杂处，易滋事端，当即飭奇车布等〔速〕将民房拆毁，将王文兴等惩办，其穷民立即收回。至所种麦石，准限一个月，令奇车布等，往彼〔督飭〕弹压，令该户民等，赶紧收割。并晓谕边境，以后〔断〕不准〔复〕行〔私〕种，以靖边圉。至匡苏勒官，有禀知该国上司之语，我处应否亦移该国之处，一面将与该酋来往咨文，钞呈伊犁将军核办。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3页12—13）

26、伊犁参赞大臣景廉奏俄夷贸易人等咨请改道入卡等情摺（附谕旨）

咸丰十年庚申七月乙卯（二十三日）

（公元一八六〇年九月八日）

伊犁参赞大臣景廉奏：

据管理夷圈委员禀称，俄夷现在上年奏明另给城外旷地处所，动工〔赔〕修圈所房间，遵即常赴该处妥为照料。其贸易人以及工匠人等，均属安静。

四月十九日（五月九日），接准俄夷格讷喇勒匡苏勒大臣，即常任夷圈之匡苏勒官送来清字咨文两件，一为移修圈所地基，周围丈量并绘图存案；一为原议章程该夷

贸易人等定博罗霍吉尔卡伦行走，至冬春二季，该处大雪积深，运送货物车载不能过往，〔故〕请嗣后冬春之间由霍尔果斯卡伦行走较为简便等因。

准此，溯查上年冬月，该夷贸易人等贩运货物，行至博罗霍吉尔卡伦一带，积雪难行，乃绕道行走，经由霍尔果斯卡伦，当被该处守卡官兵拦阻，不准入境，该夷贸易人等，即在彼守候多日。后经该酋婉词央告，由委员等稟悉前情，经将军扎拉芬泰念其长途阻滞，进退两难，始飭卡伦官兵，此次姑准照验放行。今该夷来文，意在于原议行走卡伦外，更请由霍尔果斯卡伦行走，以免冬春积雪阻滞难行。将军扎拉芬泰正在具摺请旨，未及拜发，遽尔出缺。

奴才细心询察，虽无十分窒碍，但奴才甫经到任，外夷情形究属不甚熟悉；且两途听其自便，查与原定章程不符。相应据实陈明，可否俯如所请，以示格外体恤；抑或令照原议章程行走之处，请旨遵行。

○谕军机大臣等：

……

俄夷赴伊犁贸易人等向由博罗霍吉尔卡伦行走，兹请改道，难保无别有他意。惟上年因积雪难行，曾〔由〕扎拉芬泰许其由霍尔果斯卡伦行走，嗣后冬春间，所有俄夷贸易人等著派其暂由霍尔果斯卡伦行走，以示体恤。但事关边陲，必须慎重，以垂久远。著景廉查明该处情形，以后如见窒碍难行之处，仍当奏明停止毋滋流弊。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0 页26—28）

二、严禁外人贩运鸦片烟土进入新疆地区

1、谕内阁著各大臣等严飭所属地方员弁查拿兴贩吸食各犯按律惩办

道光十九年九月甲寅（1839 10 28）

又谕（内阁）。前因新疆各城，地处边陲，幅员辽阔，难保无洋人入卡贸易，夹带烟土，辗转售卖之事。曾经降旨，著各该大臣等严飭所属地方员弁，查拿兴贩吸食各犯，按律惩办。兹据咸龄奏：喀喇沙尔地方，盘获民人偷带烟土。又于库尔勒迤东，拿获栽种罂粟花人犯董孟衡等。讯明首伙，分别定拟。该大臣查办认真，甚属可嘉。鸦片烟流毒日甚，远至新疆等处，亦多传染，殊堪痛恨。今复查有栽种罂粟情事，更出意想之外。总缘各城将军大臣等，一味因循，不肯认真查办之所致。因思各该城荒僻处所，隙地不少，倘查察不周，即不免有汉民射利，私行栽种，熬烟贩卖，贻害兵民，实于新疆重地大有关。著各该将军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督飭员弁，并回子伯克等，各于所属地方，随时实力巡查，有犯必惩，毋少疏懈，以副朕谆谆告诫之至意。至此次除库尔勒阿奇木伯克托胡塔功过相抵外，所有汛防把总赵忠明，于该犯等进山种花，毫无觉察，又于伯克等获犯解城时，并不派兵护送，虽经拿获三犯，不足蔽辜，城守营游击成琨督飭不严，著交部分别议处。

《清实录（宣宗）》（卷326 页29上—30上）